



弗吉尼亚·伍尔夫传

伍尔夫夫人，1912-1941

(英) 昆汀·贝尔著 萧易译

VIRGINIA WOOLF

Mrs Woolf, 1912-1941

by Quentin Bell

弗吉尼亚·伍尔夫传

伍尔夫夫人，1912-1941

(英) 昆汀·贝尔 著 萧 易 译

VIRGINIA WOOLF

Mrs Woolf, 1912-1941

by Quentin Bell

致 谢

在这部传记的第一卷中,我表达了对一些个人和团体的感谢,没有他们的协助或鼓励,我根本不会去撰写这部书籍;我也感谢了那些以各种方式推动这部书籍之进程的人。随着本卷的完成,我又有了进一步表达感谢的责任。我希望能表达或重述我对以下诸位的感谢,感谢他们给予的帮助和许可:

Christabel 暨 Aberconway 夫人;Annan 勋爵;Igor Anrep 医生;Mark Arnold-Forster 先生;Barbara Bagenal 太太;Mary Bennett 太太;利物浦的沃克艺术画廊的 Mary Bennett 小姐;德鲁大学的 John W.Bicknell 教授;Elizabeth Bowen 小姐;Gerald Brenan 先生和 Messrs Hamish Hamilton 有限公司的各位先生;英国广播公司;Noel Carrington 先生;John Carter 先生;David Cecil 勋爵;Angus Davidson 先生;Pamela Diamand 太太;Beata Duncan 太太;David Garnett 太太;Duncan Grant 先生;Leon Edel 教授;T.S.Eliot 太太;已故的 E.M.Forster 和剑桥国王学院;Nicholas Furbank

先生; Philip Gaskell 先生; 剑桥三一学院的图书管理员; Winifred Gill 小姐; A.D.Harris 医生和太太; Hills 夫人; Michael Holroyd 先生; 印度局资料室的工作人员; Julian Jebb 先生; Roderick Jones 夫人; David Jolley 先生; Geoffrey Keynes 爵士; Jacqueline Latham 小姐; John Lehmann 先生; Su Hua Ling 太太; 朗曼集团公司(承蒙允许引用 Christopher St John 撰著的《埃塞尔·史密斯传》); Michael MacCarthy 先生; M. Georges MevilBlanche; 已故的 Charles Mauron; Louie Mayer 太太; 已故的 Robin Mayor; 剑桥的国王学院图书管理员 A.N.L.Munby 博士; Lyn Newman 太太; Benedict Nicolson 先生; Nigel Nicolson 先生; Lucy Norton 小姐; Stanley B.Olson 先生; Ian Parsons 太太; Ralph Partridge 太太; Kenneth Phelps 先生; Edward Playfair 爵士; William Plomer 先生; Sophie Pryor 太太; Berta Ruck 小姐; George Rylands 先生; Daphne Sanger 小姐; Katherine Mansfield 的文学遗产代理暨作家协会; George A.Spater 先生; Stephen Spender 先生; 已故的 Sebastian Sprott; James Strachey 太太; 纽约公共图书馆伯格收藏的管理者 Lola Szladits 太太; 莫里学校的 Barry Till 先生; Julian Trevelyan 先生; Dame Janet Vaughan; Julian Vinogradoff 太太; 以及 C.J.White 先生。

插图说明

(页 216 与页 217 之间)

弗吉尼亚·伍尔夫像,斯蒂芬·汤姆林作,1931 年

玛格丽特·卢埃林·戴维斯和伦纳德,1916 年

凯·考克斯,1914 年

瓦奈萨,1914 年

弗吉尼亚在康沃尔散步,1916 年

邓肯·格兰特、梅纳德·凯恩斯和克莱夫·贝尔,1919 年

维·萨克维尔-韦斯特,1900 年

凯瑟琳·曼斯菲尔德,1920 年

利季娅·洛博科娃,约 1920 年

巴巴拉·巴格纳尔,1921 年

奥托林·莫瑞尔女士画像,西蒙·伯西作

弗吉尼亚,约 1925 年

利顿·斯特雷奇和弗吉尼亚

休·沃波尔

T.S.艾略特

朱利安·贝尔,1932 年

伦纳德和弗吉尼亚,1928 年

卡林顿、拉尔夫·帕特里奇和利顿·斯特雷奇,1930 年

罗杰·弗赖、德斯蒙德·麦卡锡和克莱夫·贝尔,1933 年

E.M.福斯特

安格斯·戴维森

乔治·赖兰兹

弗吉尼亚和安吉莉卡·贝尔,1934 年

伦纳德,约 1933 年

弗吉尼亚和埃塞尔·史密斯,1932 年

弗吉尼亚和约翰·莱曼,约 1931 年

弗吉尼亚·伍尔夫

目 录

插图说明

第一章	1912 年至 1915 年	1
第二章	1915 年至 1918 年	38
第三章	1918 年 11 月至 1922 年 12 月	87
第四章	1923 年至 1925 年	124
第五章	1925 年 6 月至 1928 年 12 月	152
第六章	1929 年至 1931 年	200
第七章	1932 年至 1934 年	236
第八章	1934 年至 1936 年	257
第九章	1936 年 11 月至 1939 年 9 月	281
第十章	1939 年至 1941 年	302

附录 A 年表	325
附录 B “关于一位绅士的白日梦……”	363
附录 C 弗吉尼亚·伍尔夫和朱利安·贝尔	367
简明参考书目	375
增补参考书目	383
索引	387
译后记	423

第一章 1912年至1915年

弗吉尼亚和伦纳德订婚了。他们今天早上来告诉我这事,似乎很开心。这事发生在前些日子,但是他们保守了秘密,直到我们回来为止。

瓦奈萨·贝尔致罗杰·弗赖,1912年6月2日^[1]

这秘密保守得并不很严密,而且无论如何对朋友们来说也不算是种意外,他们已经就这种订婚的可能性讨论了很长时间。瓦奈萨无疑一直在期待这件事;她很清楚,在弗吉尼亚的求婚者中,伦纳德是唯一能让她同时作为男人和智识者去敬重的人。在他们的朋友看来,这场婚姻有着双重好处,既可以让他留在英国,同时也给了她一个受大家喜爱的丈夫。在这些人当中,有一个人,即利顿,是通过一张明信片获得这消息的,明信片上写着:

嘿！嘿！

弗吉尼亚·斯蒂芬

伦纳德·伍尔夫^[2]

可以推想，他既感到好笑又感到宽慰。

唯一在感情上多少值得怜悯的人是克莱夫。他对弗吉尼亚的热情比两年前降温很多，他的不忠已经找到了一个新方向；可他仍旧觉得，而且一向觉得，他和她之间有一种特殊关系，他对她有一种特殊的要求权。他写信告诉她，他总是哄骗自己，使自己相信他对她的欣赏和爱更胜于她的丈夫。^[3]似乎这封信并没有受到不友好的对待；但不幸的是，克莱夫对弗吉尼亚的感情交织着爱和恼怒，两者分量相当。如果她过去不清楚这一点，当艾德里安给她看了一些信件（为了发泄懊恼，克莱夫在信里确实说了些非常怀恨的话），她无疑就明白了。弗吉尼亚和伦纳德被激怒了，布郎斯威克广场和戈登广场之间出现麻烦，这两个地方的所有人似乎在互相生气。^[4]瓦奈萨充当着不讨好的和事佬角色，最后成功地完成了她的任务；伦纳德和弗吉尼亚太快活了，生气也生不长；这件事达成了全面的和解。不过，就像瓦奈萨说的那样：“甚至对局外人来说，一场订婚似乎也是件让人疲惫和不知所措的事。”^[5]

当事人肯定认为的确如此。伦纳德不得不跟一大堆人见面，包括乔治和杰拉尔德·达克渥斯，还有米娜姨妈、玛丽姨妈、安妮姨妈、杰克·希尔斯和内莉·塞西尔（Nelly Cecil）。所有这些都属于过去时代，他们也许会达观地容忍这些人的反对。可还有更重要的人；首先是维奥莱特·迪金森。弗吉尼亚一度觉得，维奥莱特的赞同对她的幸福是必不可少的；如今事情已经不是这样了；但还是

有必要通知她,征求她的认可。弗吉尼亚几乎是在一种虚张声势的心情下给她写了信:

布郎斯威克广场 38 号 W. C.

1912 年 6 月 4 日

我的维奥莱特:

我有事要向你忏悔。我要跟伦纳德·伍尔夫结婚了。他是个身无分文的犹太人。我感到那么幸福,超过了一切人的想象——可我**坚持**你也要喜欢他。星期二我俩可以一起来吗?还是你宁愿让我一个人来?他是索比的好朋友,去了印度——去年夏天回来了,我在那时见到了他,从冬天起他一直住在这里。你一向是个这么好、这么可爱的人,我还是个小孩子时就爱上了你,如果你不喜欢我丈夫的话,我没法接受这一点。我们一直在谈你的很多事。我告诉他,你有六英尺八英寸高,还有就是你爱我。

我的小说差不多要写完了。伦认为我的写作是我这个人最了不起的地方。我们将会非常卖力地工作。我是不是太语无伦次了?有件事我得坦白地告诉你,就是我对你的强烈的爱。我曾给你添了那么多麻烦——你总是给予我那么多。

你的麻雀^[6]

幸运的是,伦纳德和维奥莱特都很愿意去喜欢对方,尽管弗吉尼亚的婚姻必然加深已然明显的隔阂。

玛奇·沃恩的情况就不同了;伦纳德没法理解,对于这样一种过分浓郁的感受力,弗吉尼亚以前怎么会觉得值得赞美。^[7]不过,玛奇对弗吉尼亚的生活已经无足轻重,她丈夫威尔·沃恩(伦纳德不加掩饰

地讨厌他)就更算不上什么了。然后是沃恩姐妹,埃玛和玛丽;和埃玛
3 见面只是一种礼节;不过,在豪斯顿^①的穷人中为保健委员会(the Care
Committee)工作的玛丽变得别具影响力。伦纳德返回英国时颇怀有一种
社会责任感,他对玛丽的工作很感兴趣,愿意加入其中。他走访了
几次东区;在城市贫困和徒劳的慈善事业(可怜的玛丽为之献身)方面
看到了一些恐怖情景,这使他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者。就在此时,他
还初次遇到了弗吉尼亚的另一个熟人,对于他那种正在发展中的政治
认识,这人将会指出一个更明确的方向。她就是玛格丽特·卢埃林·
戴维斯,一个有着巨大能量和才智的女性,她把这些能量和才智大部
分都投入在女性合作协会的组织上了,她是这个协会的干事。弗吉尼
亚通过自己的希腊文教师珍妮特·卡斯认识了她,玛格丽特和珍妮
特,这两位不仅是她终生的忠实朋友,在随后几年的灾难中,她们还将
证明自己是伦纳德最出色的盟友之一。

就弗吉尼亚而言,她不得不跟伍尔夫一家见面。这是一次让人胆
怯的经历。伦纳德自己就够犹太化了,以致让她觉得令人不安的陌
生;不过在他身上,这种特征是有限制的。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了
她那个世界中的一员,她几乎不可能更完整地留在布鲁姆斯伯里圈中
了,除非她嫁的是利顿。然而,伦纳德的孀妇母亲是一位女家长式
的人物,她和自己的大家庭一起住在帕特尼的科林内特路(Colnette
Road)上,在弗吉尼亚看来,她就显得非常异己了。任何地方都比未来
婆婆的房子更可能像个家。

还有,伍尔夫们是怎样看待她的呢? 她认为他们的家具丑陋不
堪,他们对此有所察觉吗? 她在他们看来是个傲慢的异族人(认为他

^① 豪斯顿(Hoxton),伦敦东区地名。

们这位杰出儿子的家庭高攀了她)吗?恐怕他们是这么想的。

在《夜与昼》中,当拉尔夫·德纳姆带着凯瑟琳·希尔伯里去拜访他在海格特的家庭时,弗吉尼亚肯定想起了她对伍尔夫家的初次拜访。那种局面是否像在小说中那样得以挽回,这一点是值得怀疑的。弗吉尼亚似乎丢了自己的脸。

“来块三明治,斯蒂芬小姐——我可以叫你弗吉尼亚吗?”

“什么?火腿三明治配茶?”

“不是火腿那种罐装肉。在这幢房子里,我们不吃火腿、腊肉或贝类。”

“不吃贝类?为什么不吃贝类?”

“因为圣经上说它们是不洁的动物,犹太会堂里我们的约瑟夫斯先生——还有——”

这是不对劲的。^[8]

弗吉尼亚愿意承认,伍尔夫太太具有一些非常好的品质,然而,想到自己会有多大机会去发现它们,她的心想必就沉了下来。 4

“工作、爱情和帕特尼的犹太人把我搞得疲惫不堪。”^[9]她写道,这肯定确有其事。她和伦纳德出游了很多次,都十分愉快,包括散步、骑马、听歌剧或观看俄国舞蹈,可她还有小说要完成(它总是快要写完了)。她有时身体不适,这并不令人意外。

他们计划在8月12日举行婚礼,但为了满足贝尔夫妻,日子向前挪动了。因此它会在8月10日星期六举行^[10],官方手续在圣潘克拉斯登记处办理(或许是出于这个原因,伍尔夫太太没出席)^[11]在弗吉尼亚看来,这似乎是个很好的结婚办法,非常简单,很快就完成了。^[12]

不过登记员觉得这事很烦,部分是因为他眼睛半瞎(或在弗吉尼亚看来是这样),部分是因为一场猛烈的雷暴雨下得正欢,还有部分原因是,开始替结婚作证时,他被那些自己不熟知的名字搞糊涂了:弗吉尼亚,还有更糟的,瓦奈萨。接着,瓦奈萨以自己那种暧昧但悠闲的风格打断了进程。她想为小儿子改名字;她竟会考虑这种事?

穿着礼服大衣,还照着那个场合的要求精心打扮之后,乔治和杰拉尔德出席了贝尔夫妻在戈登广场46号举办的婚礼早宴。他们想必被邓肯·格兰特的外表和那番交谈搞得有点苦恼,后者同样是着意打扮了一番,可不知怎地没起到效果,他在交谈中谈起了典当衣服的最好方法。邓肯穿的那些衣服不可能被典当过;他从来不会去赎它们。它们是从身材很不相同的穿戴者那里借来的,这一点太明显了。其他的客人包括罗杰·弗赖、萨克逊·锡德尼-特纳、玛丽·菲希尔姨妈(拄着个手杖),还有弗雷德里克·埃切尔斯,他没剃胡子,戴着眼镜,举止笨拙,为这个场面增添了最后一抹怪异。

虽然早上曾感到激动不安,弗吉尼亚对结婚典礼和宴会都心满意足。这一切结束之后,她和伦纳德兴高采烈去了阿希姆。当晚他们住在那里,然后,出国前,他们去昆陶克斯(the Quantocks)待了几天。他们曾打算去冰岛度蜜月;可节期已经太晚了,照一种较传统的路线,他们从萨默塞特出发去了阿维尼翁和沃克吕兹,再从那里去西班牙。

5 巴塞罗纳的食物很糟,马德里的炎热是无法抵御的;他们继续去了托雷多和萨拉戈萨。^[13]他们热得要命,经常疲惫不堪;可那个国家的无遮无蔽和美景让他们感到吃惊。他们骑了骡子,坐了磨磨蹭蹭的火车。弗吉尼亚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夏洛特·M.杨。不久,他们发现自己来到了巴伦西亚,此时,她正在读《红与黑》。一艘船把他们从巴伦西亚送到了马赛;他们继续旅行,来到意大利北部和威尼斯,在去

过西班牙之后,这些地方似乎令人适意,但它们无疑是乏味的。最后,10月3日*,两人回到了伦敦。他们声称自己在旅程中没完没了地说话,已经变得“习惯于游牧和一夫一妻”了。〔14〕

他们在自比游牧人这一点上搞错了。他们再也没有出游过那么远或那么长时间;不过跟大多数朋友相比,他们无疑是一夫一妻的。在两个月的漫游中,他们已经发现彼此的个性是互补的,他们的喜好非常接近。他们相互的爱和赞赏其实是基于对彼此美好品质的真正了解,它牢固到足以抵御命运的大小折磨、婚姻的常见烦恼,以及不久后疯癫的恐怖情形。这是他们之间深沉、不变的爱的证明,它不依赖于肉体之爱更强烈的喜悦。甚至在结婚之前,他们应该就怀疑过,弗吉尼亚对肉体是不敏感的,可也许他们指望伦纳德(他的热情天性是毋庸置疑的)会带来一种改变。一封从萨拉戈萨写给凯·考克斯的信足以清楚地表明,即便他们有过这样的希望,它也让他们失望了。

你觉得人们为什么会婚姻和性交如此大惊小怪?为什么我们的一些朋友失去贞操后会发生变化?可能是我的大龄使这事不那么灾难性;然而,无疑,我认为那种高潮被大大夸张了。除了一种不变的好心情(伦纳德不会知道这事)之外,我可能还是S小姐,那种好心情是因为一切让人恼火的事情都立刻被归罪给了我的丈夫。〔15〕

就这样,在平和的无拘交谈中,弗吉尼亚暗示了她的性冷淡。尽

* “……十一月底……”——伦纳德·伍尔夫(《再次开始》,第83页)他只记错了这一次,可能是1912年秋天他没有记日记的缘故。见1912年8月19日VB/VW的通信,还有1912年10月11日VW/VD的通信。

管如此,这对他们两人来说都是一种郁闷的缘由,回到英国后,他们想听听瓦奈萨的忠告。

6 他们似乎很开心,但显然心里都有点担忧山羊的性冷淡。我说我认为她从不理解或体谅男人的性激情,我想这话也许惹恼了她,不过可能安慰了他。显然她还是从性交中根本得不到任何乐趣,我认为这是古怪的。他们非常急于知道,我什么时候有了第一次高潮。我不记得了,你呢?不过显然我对这些事是有感觉的,即便我不是从两岁起就懂了这些。^[16]

瓦奈萨、伦纳德,我想还有弗吉尼亚自己都倾向于怪罪乔治·达克渥斯。乔治无疑使弗吉尼亚对性欲产生了一种深深的厌恶;可或许他只是加剧了一种更深的伤口,巩固了弗吉尼亚那种对性之粗鲁加以回避的性格倾向,那种倾向源于某种根深蒂固的,也许是天生的自抑。我认为在她的人格中,性欲是微弱、单薄的。在两个最了解她的女性中,一个(就像我们已知的那样)说她不理解男性的性激情,另一个——维塔·萨克维尔-韦斯特——将会在很多年后写道:“她不喜欢男性的占有和控制欲。实际上,她不喜欢阳刚之气。”^[17]我要进一步指出的是,她与其说是害怕性,不如说是不理解性;在她的人格和艺术上都有一种令人不安的缥缈特性,当文学的必要性强迫她去考虑性欲时,她要么回避不提,要么就向我们描述一种东西,它跟床上的抚摸拥抱就像蜡烛的火焰跟它的油脂那么关系疏远。

不过,尽管弗吉尼亚是性冷淡,在其他方面,她似乎拥有所有正常新娘都怀有的一切希望和担忧。返回伦敦大约一星期后,她写道:

布郎斯威克广场 38 号, W.C.

1912 年 10 月 11 日

我的维奥莱特:

昨天,偶然走进一间小起居室,我发现了一个适合给皇后的私生子使用的摇篮。然而,当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,他们说这摇篮是给我的。我脸红了,否认了自己的任何意图,等等;羞愧之下,我把自己的胳膊肘撑在一张桌子上。“不管怎么说,这是一张多漂亮的桌子啊!”我嚷嚷,想把话题从我失去的童贞和这事可能带来的结果上转移开来。也没人承认这桌子是属于他的。我一点一点地把故事拼凑起来——一个大货箱运到了,迪金森小姐,等等,等等。当然,除了迪金森小姐之外,没有人会这么大胆地对待性常识。从没有别的人这样处理老话题。我的婴孩将在这个摇篮里睡觉。今夜我不舍得在这张桌子边吃晚餐了。^[18]

这时,弗吉尼亚仍旧高兴地预期她会有孩子。伦纳德已经心存疑虑,不过我想,直到 1913 年初,弗吉尼亚才意识到这些。在那之前,伍尔夫夫妻(根据朋友们共用的称呼)已经搬离了布郎斯威克广场,他们的房间被梅纳德·凯恩斯的弟弟杰弗里租用了,他们在克利福德旅馆住了下来,就在舰队街(Fleet Street)边的岔路上。他们就这样离开了布鲁姆斯伯里,这对他们有着双重好处,首先是更好地单独相处,其次是有了更多的工作时间。

他们有很多工作要做。伦纳德一回来就接了一份格拉夫顿画廊的兼职工作,一直要干到年底;罗杰·弗赖正在这里举办他的第二次后印象派画展。伦纳德的职责是跟那些愤怒的艺术爱好者们打交道,他们在毕加索和马蒂斯的作品前要么哈哈大笑,要么勃然大怒。这想